

觉群丛书

觉醒 ◆ 主编

心包太虛

佛教时空

觀

戴继诚 著

宗文化出版社

心包太虛

佛教时空观

戴继诚·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心包太虚：佛教时空观 / 戴继诚著. - 北京：宗教文化出版社，2009.5

(觉群丛书·第8辑)

ISBN 978 - 7 - 80254 - 151 - 1

I. 心… II. 戴… III. 佛教 - 时空观 - 研究 IV. B948 B016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65098 号

心包太虚——佛教时空观

戴继诚 著

出版发行：宗教文化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(100009)

电 话：64095215(发行部) 84037602(编辑部)

责任编辑：王志宏 范振涛

印 刷：北京金秋豪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

版本记录：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8 印张 120 千字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 - 7 - 80254 - 151 - 1

定 价：72.00 元(全六册)

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
觉群佛教文化艺术基金资助项目

觉群丛书系列

主 编：觉 醒

执行编辑：慧 觉 曹曙红

统 稿：孙晓莹 何文凤

编 委(按姓氏笔画为序)：

圣 凯 刘元春 宋立道 罗 颤

姚南强 夏金华 徐东来 黄夏年

曹曙红 慧 觉

总序



总序

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佛教犹如一道闪亮的光芒，照耀着印度、中国、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，在启迪昏蒙、开启智慧、指导人生、净化社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2500 余年的辉煌和沧桑，铸就了佛教坚毅而独特的性格，不畏艰难、积极入世、化导群生、保持位格是佛教在应对世俗、提升社会过程中一贯坚持的坚定信念，正是靠着这种信念的策励，佛教才逐步扩大了自己的传播区域，加深了世界各国人民对佛教的了解，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其世界性宗教的地位。伴随着世界各国人民的欢呼雀跃，新

千年的曙光照彻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，新世纪的钟声催人奋进、引人向上。在这种前进向上的氛围中，佛教作为古老宗教的一支，应该如何在新世纪勃发生机，融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从而体现出佛法的现代意义和价值呢？

佛教素以其哲学思辨色彩浓厚、人本智信特征明显著称，在古代乃至近现代哲学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，为中外众多哲学家所推崇。佛教哲学内涵丰富，既有世界观、人生观、实践论等基本哲学范畴，又有辩证法的理性思辨方法，四谛、十二因缘、八正道、三法印、六度、四摄、中道等基本名相支撑着佛教的理论大厦，吸引着众多佛法爱好者深入其中汲取养料。明辨善恶、勘破是非，珍惜人生、热爱生命，广行慈悲、泽被生灵是佛教所大力宣扬的大乘菩萨精神的主要内容。毋庸置疑，在世界哲学大家庭中，佛教哲学的深刻性、生动性、实用性、实践性非常突出。佛教哲学不讲唯经是崇、唯人是瞻，而是十分强调灵活性，注重应时应机、应理应事，主张因时制宜、因事制宜、因人制宜。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、“依法不依人”、“依智不依识”的古训展示了佛教民主、自由、理性的开放型性



总序

格。佛教力主开发人类潜在的无上智慧，将人类思想中丑陋、污秽的成分彻底清除，从而以纯洁、美妙、清净的智慧去观照世间的一切，既能视一切如同己出，又能视一切如同他出，从而推己及人，设身处地地替他人着想，以慈悲之心与乐拔苦，以行“八正道”严以律己。佛教在适应社会、包容异说、重塑自我、奉献社会等方面展现着强大的生命力。

佛法重在生活，重在寻常日用，佛教教理中蕴蓄着与时俱进的理论成分。在当今社会飞速发展、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，佛教想要重焕生机、再现活力，首先必须从理论到表述都能紧密结合时代的需要，以现代人所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传播。要想传播佛法，最基础的工作就是要理解佛法，准确把握佛法的深刻内涵和积极意义。对佛法的理解与表述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概念，理解是正确表述的基础，表述则是正确理解后通过语言载体进行传达的能力。表述的方式有深有浅、有繁有简、有古有新，深、繁、古的表述给人以深厚、艰涩、丰富的感觉，而浅显、简明、新颖的表述方式更适合现代人的需求。借助浅近语言和全面而集中的专题介绍，一定能够回应现实的需求，为现实人生提供有益的指

导。《觉群小丛书》正是本着浅、简、新的原则编写的，丛书从不同的视角入手，通过对一些艰深的佛学命题的专门探讨，旨在推动传统佛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现代化阐释，突出佛陀关注社会、关注人生的本怀。丛书用语体文、简体字写作，行文流畅，文字优美，生动活泼，内容与生活紧密结合，具有通俗性、趣味性、可读性的特点。丛书拟分数辑出版，每辑五六本，每本约为八万字，由丛书编委会约请海内外著名的法师、居士、学者主笔，计划出满一百本，撰写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佛教学识和语言表达能力，能够用浅显易懂、生动活泼的语言对佛教的义理进行深入浅出的梳理，以独特的视角把握佛教精深渊博的哲学内涵，相信定能给读者以耳目一新的感觉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为本丛书的主编，我谨代表丛书编委会向所有的作者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，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本丛书编辑出版工作的同志们致以崇高的敬意。由于时间及水平等方面的原因，书中如有不足或欠妥之处，尚祈读者朋友见宥并多提宝贵意见。欢迎读者朋友踊跃加入到通俗弘法的行列中来，积极投身于佛教文化的传



总序

播事业,为佛教的振兴和发展,为繁荣社会文化、丰富人民的精神需求而不懈努力。

觉 醒

2002年秋于上海玉佛禅寺





序：从“唐僧取经”谈起

—

《西游记》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，小说家吴承恩以唐玄奘法师求学印度的经历为蓝本，在汲取民间传说、话本基础上，精心构造，踵事增华，于明穆宗年间刊发印行，此时离玄奘西行已近千年之遥。

与《三国演义》的诸侯争雄、钩心斗角，《水浒传》的官逼民反、杀人越货，《红楼梦》的情意缠绵、绚丽华贵相比，《西游记》尤显轻快诙谐、空灵隽永。书中叙述了玄奘师徒不畏艰苦、斗智斗勇的故事，情节紧张、曲折，扣人心弦。不过，与历史上玄奘法师坚韧刚毅、辩才无碍的个性相反，小说中的“唐僧”懦弱平庸，人妖不分，而他的大弟子孙悟空

却明察秋毫，机灵黠慧，一路降妖除魔，战天斗地，成为西游取经的最大功臣。

《西游记》一开始，作者就交代了号称“孙行者”的孙悟空的“履历”。原来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“行者孙”并非肉身凡胎，而由花果山上千年“仙石”孕育而成。在描述这块感天地之真、聚日月之精的“仙石”时，吴承恩明显糅合道教的思想，但在对花果山地理方位的介绍上，他却峰回路转，完全以佛教理念来“自圆其说”了。

按照《西游记》的说法，盘古开天地后，世界分成“四大部洲”，即东胜神洲、西牛贺洲、南赡部洲、北俱卢洲。“石猴”诞生于东胜神州“傲来国”靠近大海一座名为“花果山”的小岛上。它“出生”之后，机智勇敢，赢得诸“猴”敬服，被拥戴为“千岁大王”，在岛屿上逍遥快活了三五百载。然而，有一天，他忽感“猴生无常”，遂闷闷不乐，抑郁寡欢。这时，一个见多识广的通臂猿猴告诉他说，阁浮世界中有“佛、神仙、神圣”三者，法力广大，可脱无常之苦。“石猴”闻言，喜不自胜，遂辞别众猴，伐木作舟，去海外寻求“长生不老之术”。

“石猴”由东胜神洲“傲来国”出发，乘天风，渡大海，来到“南赡部洲”，但此洲人为物役，欲壑难填，得陇望蜀，不思悔改。它在此朝餐夜宿，栖栖皇皇八九载，一无所获，遂离开此洲，漂流至“西牛贺洲”。在西牛贺洲，他果不虚行，



如愿以偿，于“灵台方寸山”得遇一位“须菩提祖师”，参学十余年，终获运神炼法之方、长生不老之术。不过，江山易改，“猴性难移”，他因逞强好胜，卖弄手段，被菩提祖师发现，祖师恐其惹祸生非，将他逐出山门。悟空无奈，只好重回傲来国，再落花果山。

石猴“荣归”故里，果如其师所料，自号“齐天大圣”，闹龙宫，掀地府，吃仙丹，搅天庭，闯下弥天大祸，为天将追杀，但他本领过“神”，无“神”能敌。后来竟打上灵霄宝殿，“欺天罔上”，淆乱乾坤，公然要与玉皇大帝“轮流坐庄”。走投无路之际，玉帝只好请如来援手。佛祖古道热肠，离开“西天大雷音寺”，炼魔救驾，施以一掌。石猴纵有千般变化，也难逃如来手心，被压于五行山下，饥餐铁丸，渴饮铜汁，开始了漫长的“牢狱”生涯。

根据书中记载，五行山不在悟空故里“东胜神洲”，而在“南瞻部洲”。五百年后，石猴方被路经此处的唐僧救起，皈依佛法，名“孙悟空”，终得正果，号“斗战胜佛”。

《西游记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“游记”，它是历史与传说，现实与虚幻有机融合而成的一部“悟道”之书，所以，尽管书中充满了荒诞不经、匪夷所思的曲折情节，但作者对以佛陀为代表的正义一方始终充满敬意。即使在小说结尾处，对佛陀高足阿难与迦叶不无揶揄、讽刺，但这些细节的安排与小说幽默、人性化的风格是一致的，不仅无损佛陀慈

悲为怀的形象,反以“人性”消解“佛性”,拉近了佛与世人的距离,也使作品情节一波三折,高潮不断,体现作者高超的艺术手法。

不过,小说故事情节的安排源于作者构思的需要,无可厚非,但《西游记》有关章节在阐述佛教时空观方面,却与佛教说法存有许多相悖之处,这点是要予以辨明的。

二

按照佛教的说法,“须弥山”是小千世界中央的高山,有“七山”、“七海”绕其四周,“七山”与须弥山间的七海(内海),充满“八功德水”(澄净、清冷、甘美、轻软、润泽、安和、除患、增益),“七山”外隔咸海(外海)有铁围山围绕。咸海中有“郁单越(北俱卢洲)”、“弗婆提(东胜身洲)”、“阎浮提(南赡部洲)”、“瞿陀尼(西牛货洲)”四大洲,每洲都有人居住,俗称“须弥四洲”。

《西游记》中第八回“我佛造经传极乐,观音奉旨上长安”中,如来对众言曰:“我观四大部洲,众生善恶,各方不一:东胜神洲者,敬天礼地,心爽气平;北巨(俱)卢洲者,虽好杀生,只因糊口,性拙情疏,无多作践;我西牛贺洲者,不贪不杀,养气潜灵,虽无上真,人人固寿;但那南赡部洲者,贪淫乐祸,多杀多争,正所谓口舌凶场,是非恶海。我今有三藏真经,可以劝人为善。”这一评价基本符合佛教对四大

洲的看法，但也有需要澄清之处。

佛教认为，“东胜身洲”其状如半月，此洲人身形殊胜，故名“胜身洲”。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却被称（写）作“东胜神洲”。“神洲（州）”一词源于战国时齐人邹衍的“大小九州”之说。邹衍认为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”，内有九州，叫“小九州”，而像“赤县神州”这样的洲还有九个，为“大九州”。后人遂把中国称作“赤县神州”，简称“赤县”或“神州”。“身”、“神”二字同声异形，或因为此，“身洲”在《西游记》中变成了“神洲（州）”。但显而易见，一字之差，却使佛典赋予该洲的本义丧失殆尽。

依据佛典说法，“东胜身洲”土地广大、美妙无比，所以，吴承恩有意让石猴诞生于其境内傲来国花果山上。不过，虽然此山风景优美，四季如春，但生死问题无由解决，石猴不远万里，至“南赡部洲”访道求仙。

据《起世经》等佛经记载，“南赡部洲”其状上大下小，略如人之脸面，又称“南阎浮提”。“阎浮”是一种树，即瞻部树，故此洲以树名。花果山上的“通臂猿猴”说该洲有“佛、神仙、神圣”，超凡入圣，可脱生死大患。佛经也说，此洲居民勇猛强记，能修梵行，且有佛出其中，所以，通臂猿猴之说是正确的。然而，吴承恩在情节安排上或有深意。他让石猴在此洲蹉跎多年，唯见红尘俗人，而无佛祖神仙。

此外，以早期佛教的看法，“南赡部洲”本指古印度，后

泛指人间世界。而在本书中，却专指“东土大唐”。如在第九十八回“猿熟马驯方脱壳，功成行满见真如”中，佛祖对唐僧说：“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，只因天高地厚，物广人稠，多贪多杀，多淫多秽，多欺多诈；不尊佛教，不向善缘，不敬三宝，不重五谷；不忠不孝，不义不仁，瞒心昧已，大斗小秤，害命杀牲。造下无边之孽，罪盈恶满，致有地狱之灾，所以永堕幽冥，受那许多碓捣磨春之苦，变化畜类。”显然，这一看法与评价在佛教看来是不全面的。

“西牛货洲”位于须弥山之西，佛经说它“多牛、多羊、多珠玉”，以牛为货币，故名“牛货洲”。而在《西游记》中，该洲被写成“西牛贺洲”。“贺”与“货”为形似字，读音不同，意义差别甚大，也不能通假，因此，“西牛贺洲”应是“西牛货洲”的误写或误抄，与“身”、“神”之误相同，“货”、“贺”之误也使本洲的原意“荡然无存”。

佛经上说，与“南阎浮提”相比，“西牛货洲”之人在勇猛强记、能起业行、劝修梵行等方面“稍逊风骚”，而在牛、羊、珠玉方面却“略胜一筹”。至于男女婚配上，二洲相同，均是身身相接，阴阳以成。《西游记》中说，石猴来此洲跟须菩提祖师学得“七十二般变化，万劫不老长生”之术，但在他参访期间，除了一“樵子”引导他到“灵台方寸山”外，并未与该洲其他人有深交。悟空后来在护送唐僧取经途中，踏上该洲地界后，仍然要降妖驱魔，除暴安良（从《西游



记》第二十三回“三藏不忘本，四圣试禅心”开始，悟空等人进入“西牛贺洲”境内），可见该洲并非“天下太平”。因此《西游记》中如来评价“西牛贺洲”，“不贪不杀，养气潜灵，虽无上真，人人固寿”也是不全面的。

《西游记》中的“如来佛”，即释迦牟尼佛，为贤劫中第四佛，是娑婆世界的教主。而在小说第七回“八卦炉中逃大圣，五行山下定心猿”中，“如来”却自陈说：“我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，南无阿弥陀佛。”“阿弥陀佛”与“释迦牟尼佛”并非一佛，他的“极乐世界”也不在“大千世界”里，更不在“西牛贺洲”的“大雷音寺”。

《西游记》第一回“灵根育孕源流出，心性修持大道生”中，在阐述“石猴”自“南赡部洲”至“西牛贺洲”时说：“忽行至西洋大海，他想着海外必有神仙，独自个依前作筏，又飘过西海，直到西牛贺洲。”须菩提祖师也说：“那去处（东胜神洲）到我这里，隔两重大海，一座南赡部洲。”而从后文唐僧取经路线看，师徒四人跋山涉水，风餐露宿，完全靠“脚底板”走过来的，并未有“渡海”的经历（有“渡河”的情况）。这或许说明在“南赡部洲”与“西牛贺洲”之间是有陆路可通的。但这又与佛经的说法矛盾。据《起世经》等经所说，四大洲都位于“咸海”中，处于须弥山四个方位，绝无陆路相通的可能。

《西游记》第八回中，佛祖说“北俱卢洲”居民“虽好杀